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7

T5236.07/7282

廣文選卷第四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頌下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無名氏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敦
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
鄭之化是以三剖守符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
順經古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
威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
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趨教無對會之事
徼外來庭面縛二十餘人年穀屢登倉庫惟億百姓有
芻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

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院芒促迫財容車騎進不
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實墜之虞過者創楚惴惴其
慄君踐其險若涉淵水嘆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
谷斯其殆哉因其事則爲設備今不圖之爲患無已勅
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鑿燒破柝刻白確
鬼滅高就埤平夷正曲罅綬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
四方無雜行人懽懽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
歌懿德瑞降豐稔民以俱植威恩並隆遠人賓服鑿山
浚瀆路以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太廟頌

王粲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聿
先厥道不顯不欽允時祖考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
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八音舉昭大孝衍妣祖念
武功收純祐於禋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
懷想成位咸奔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皇太子釋奠頌

傅咸

蒸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用之夫豈發蒙謙以制禮靡
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近於中乃脩嘉薦于國之雍敬享
先師以疇聖功豐饗百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
止祇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僉僉胄子清酒于觴
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釋奠頌

潘尼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當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摺紳先王之徒垂纓珮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

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邵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省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闐闐般碎俛仰可以徵神條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有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朱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

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
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臣昔忝
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載瀆微猷沐浴
芳潤不知手舞口詠輒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
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
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其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
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群生化流率
土後帝承哉不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
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閑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
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

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閭闔抽演微
言啟發道直探幽窮曠溫故知新講業旣終精義旣研
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旣戒旣式乃
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疊疊顏生好學無違曰皇
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謁謁庶
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
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
冕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
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
白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
萬邦蟬蛻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摘藻絲匪玄黃水

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植在甄上好
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
子今我皇儲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
思文哲後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
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鳳
是則身澡芳流日玩盛事竭誠作訟祗詠聖志

盛德頌

陸雲

余行經泗水高帝昔為亭長於此瞻望山川意有恨然
遂奏章以通情焉并為之頌云爾

晉太子舍人冀士臣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
頓首死罪伏惟陛下紹軒轅之睿哲越三代之高蹤膺

有聖之玄景詠

或作

生民之上略秦政肆虐漸釁生民

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寶命鑒民顧天思文睿聖以
宅神器六合焮駕八荒星錯企皇居於阿房倚逸鹿於
九野謀猷回適天人匪祚乃蕪斯國授漢于京是以先
詔五緯章太素神母哀號底命丹野九垓闢授命之符
鈞天清建皇之鑒陛下螭蟠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
紫塵熠爍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緘以蓋
天廓玄謨以闢宇華宮山藏玉堂海納雲蓋景陰金門
林蔚拔足崇長揖之賓吐食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
輝下濟仰翰雲禽俯躍魚魴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
嶽以接群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

廷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輅良平鳳栖信布虎
 據英雄凌暴於外奇謨補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異効
 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
 籍灰分通虜霧散遺寇雲徹之時雨以清天灑狂塵以
 肅地缺 轡於川輿或作輿 竦峻益於蒼昊功濟宇宙德
 被羣生天人允嘉民神協愛歷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
 下猶復允執高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群后固請然後
 謁天皇於圓丘巡萬乘於帝室率土離暴秦之亂臣妾
 蒙有道之惠戎羗蠻夷之墟雕趾肅慎之國莫非帝臣
 魏魏蕩蕩盖天臨地自啓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
 功之著盛者也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

武無施忝寵本朝承乏下而臣邁愍自西徂東行邁
 攸止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
 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人彌
 楫水止瞻仰山川舊物不焚求惟聖輝罔識所憑遠眺
 邇念感物興哀終懷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違千載之運
 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風塵之會
 揮戈前隊待罪下車抽鋒成陽之關提鉞項籍之領痛
 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牽制朝憲雖懷彷徨王事
 靡盬肅將言邁實銜罔極聞遊塊變化神道無方雖
 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連光精流輝太一或冀神輿降
 觀薄狩五服時邁王輅言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

俯要恍惚愚情振蕩靡審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聞
闔之情謹住水濱拜章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稽首以聞臣雲言臣聞歌詠所以宣成功之
烈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容是以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
新存其操則文王之容可觀永惟陛下聖德豐化比隆
前代元勳茂功超蹤在昔收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
揄揚者也臣謹上盛德頌一篇雖不足以仰度天高伏
測地厚貢獻狂夫區區之情臣雲云云晉太子舍人臣
陸雲上於皇漢祖纂曹有唐千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
栖列火精幽光爰茲聖緒頽離池網靈曜熠燿際景扶
桑則天未墜重規旻蒼其規伊何橫乾作峻厥德不回

矩地能順憑河拓景襄岳殷韵龍章景偉虎質碩變有
秦不競罔極黔首震驚予師思處神主上帝曰咨天鑒
有赫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明聖皇既受帝社雲騰下
邑風駭泗水仰鏡天文五緯同晷俯察雲符神母爰止
思文聖王克廣克遐威凌群桀德潤諸華爰祀天人天
人攸嘉爰輯蒸徒蒸徒既和既和既順乃矢德音豐沛
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超彤旆電尋推師蕭曹撫劍高
吟元戎薄伐時罔不龕凌波川潰肆野陸沉咸陽克殄
既係秦后我我阿房乃清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
項畔渙不式王命王命既愆黜我西土於鑠王師遵時
匪怒爰赫乘釁席卷三夏嘽嘽戎軒矯矯乘馬燹伐強

楚至于垓下天誅薄曜暴籍受首區夏既混宇宙蒙又肅
 肅帝居魏魏神器有皇於登是臨天位繡文于裳組華
 于黻明明天子有穆其容至止鏘鏘相惟辟公宣聲路
 寢發號紫宮頌此愷悌以畜萬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
 琴瑟在御大予舞功越裳委贄肅慎來王明明聖皇開
 國乘制分主祚勞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垂藝有漢
 恢恢疏罔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幹武臣外
 閑漸澤冀域沾被戎蠻連光大素萬載不刊

贊

焦君贊

蔡邕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

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廼徵廼用將受袞職昊天
 不弔賢人遭隱不惟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
 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茲學士將何法則

正考父贊

王粲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耄三
 葉聞政誰能不忘申茲約敬饗粥予口偏優受命名書
 金禹祚及後聖

蜀漢君臣贊

漢楊賜文然三首

贊昭烈皇帝

皇帝遺植受茲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生傑雲
 起龍驤始於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明挾巴

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暇迹播德芳
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關慶來世歷載攸與

諸葛丞相

忠武英高獻策正濱舉吳連蜀權我世直受遺阿衡整
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思兢心愈忘其身誕靜
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精研大國恨於未
夷

許司徒

司徒清風是谷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關雲長張益德

關張赳赳出身庄世扶翼攜上雄壯虎列藩屏左右翻

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倖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
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庄國

馬孟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綜計於朝或
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垂道反德託鳳攀龍

法孝直

翼葆良謀料世與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詔暫思經筭觀
事知機

龐士元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注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
身報德

黃漢升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董幼宰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謹言惟司民思其綱

鄧孔山

安遠疆志允伏允列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費宿伯

揚威才幹欵戲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叙

王文儀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持是辦是禪

劉子初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或作其高風好侔古人

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少府脩慎鴻臚明真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李德昂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強

張君嗣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黃公衡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穰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末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楊季休

越騎惟忠厲志自砥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趙子龍陳叔至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秦子勅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工元言規處仁聞計孔休文祥或才或敏播述志楚之蘭芳

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王義疆

國山休風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藏言時孫德果銳偉南篤常德緒義疆志壯氣疆濟濟脩志蜀之芬芳

程季然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

命於軍

白起贊

孫楚 二首

烈烈桓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
魏禽韓北摧馬服凌川成丹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嗷嗷
讒口火燎于原遂焚社郵與蕭俱燔惟其歿矣古今所
歎

韓信贊

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
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
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遘欵一朝書叛

孫登贊

庾闡

雷嚴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而蘭泉吐漏籠蒼可遊芳
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水
結樸熙陽靡煥潛貞內全飛然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
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小巖玄跡不標或曰先生
晦道逍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雋董芳鮮不王折兆
動初萌妙覽竒絕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閑遊贊

晉戴逵 安道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冥册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
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寓之於廣漢棲之於江湖
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
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寔領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

降及黃綺達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圃乘桴而懷厲况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愜長謝歌鳳返巡盪八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順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况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竒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亡有

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固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托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杼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綿邈玄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大朴乃翳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傍通潛感莫滯摠順巢高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貴外其囂紛詳觀群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翟徵君贊

晉庾亮元規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洛萬動玄心獨融故能虬驤慶霄而不繼豢龍之響鳳鳴瑤林而不屈

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藹哉顧蹄涔不足以濯
神鬚翳奮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
有高嘯之宇唐勳表於玄庭憂或作功忘於虛室晉徵
士南陽翟君稟逸韻於天陶含冲氣於特秀體任虛而
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管抱一泊然獨處神栖颺
藹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輶冕屢招而弓旌
屈於匪石帝命慙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
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紛仰朝霞而睇
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於尋陽之南山哲人其
萎高軌孰傲余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無何之廬賓想
玄珠主以瞻授沐道霑淳固以實而歸矣自昔之違于

茲七稔何悟先生忽矣升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
未翳標爾其傷潛然增欷乃援翰誅跡以宣來葉其辭
曰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絳耳夏鼎
高揖唐朝洪崖邈矣玄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高士贊

沈約

今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莅天下則
賢人贊務尚益臯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學以從
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
也學所以行其志孝弟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
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
全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

權利悅愚諂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
衣冠之眇籍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亦有哲人獨
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耻從汙祿靡惑芳餌心安
藜藿口絕炮噉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
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
處之若無劣哉群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
忘隕獲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爲之則至非物
所拘官成名立陟彼高衢

廣文選卷第四十四

廣文選卷第四十五

符命

王命叙

漢傅幹彥林

昔在虛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敘于詩書天之歷
數昭焉著明周篤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
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其
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
章自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
世祖攘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徵祥煥然皆順乎天而
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應自然之符明
統顯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

兆民爲神明所保佑末世所尊崇未見運叙無紀次勳
澤不加於民而可力爭說觀神器者也豪傑見二祖無
尺地之階爲專智力乘釁而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
有真也哀哉非徒闡於將來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開
闢以來姦雄妄動不識天命勇如蚩尤疆如共工威如
夷羿然皆從分橫裂爲天下戒又况淺智小才勇不足
畏疆不足憚未有成資而敢失順視或作規不軌之事也
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立埴之資不成太山之
高魚鼈之類不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變
當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鄧禹耿弇識世祖之福祚羸
糧間行進其策謀遂荷肯附之任享佐命之寵張玄慕

蘇秦蒯通之業周旋黨述西說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
已誅之矣禹弁見命祚之兆其福如彼張玄蔽逆順之
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興有
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知
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於事機發策
如神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莽軍百萬之衆單師
獨征平河北萬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興之必死
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咨拔吳漢於小尹擢馬武於行
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語政事
文學之士咸盡其材致之宰相權勇畢力於征伐搢紳
悉心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

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軌以旅于東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可聞也其初育則靈光鑒于室隩嘉禾滋于邑壤其望舊廬有火光之異其渡滹沱有河合之應西門君惠先識其謠疆華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覽廢興之運會觀徵瑞之攸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息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玄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魏受命述

邯鄲淳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已以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嘆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曰

伊上天闡載自民土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

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繇同
於是漢歷在魏亦運歸黃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
靈肅清宇內萬邦有截帥義翼漢奉禮不越旅力戮心
茂亮洪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輝
戢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光
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宣釐四靈順方元龜介玉應
龍粹黃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玉陟壇三播以俟
既受休命龍旋鳳峙煌煌厥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
也天子既受帝位納爾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珪璋
峨峨髦士棣棣踰踰聖躬御策以莅巍巍乎崇功顯顯
乎德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交和

日月光精氣稜不作風塵彌清凡在壇場之位舉日子
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王色而金聲屢省萬幾謀訪老
成治詠儒墨策納公卿昧日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諧萬
國叙彝倫而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
門刑錯靡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玄斯
固我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

史論一

十一諸侯年表論

司馬遷八首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
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

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淡七十字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

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著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

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秦楚之際月表論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

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論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大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

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

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踈諸侯或驕奢休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第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窳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

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
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
以仁義為本

外戚世家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
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
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
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
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
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

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
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
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
識乎性命哉

儒林傳論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
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
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
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
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

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
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
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
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
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
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
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
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
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
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

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
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
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
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
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
孔子在魯曰歸與歸與五羣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事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
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
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大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
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
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

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
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
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
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
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大傳言尚書自濟南
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留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
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白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愆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
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
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
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
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
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
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
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
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

者令相長永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
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
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能通一藝
輒罷之而議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
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
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
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
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
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
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

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
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貨殖傳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
務輓同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
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
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執能之
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音妙論終不能化故善
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
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

聲色江南出構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瑋瑁珠璣蔘茸
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
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
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
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
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
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
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
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
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

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
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
人物歸之繼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
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
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
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
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
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其諺曰千金之子不死
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

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有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酷吏傳論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

圓斷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寘成之屬

游俠傳論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

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於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比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跣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

之義久孤於世豈足卑論儕輩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子然諾千里謂義為死不顧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留以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子季以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曰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子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

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
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
豪暴侵凌孤弱恣慾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
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譽不豪之徒同類而其笑之也

廣文選卷第四十五

廣文選卷第四十六

史論二

漢文帝紀贊論

班固六首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
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
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
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姑也夫人衣不曳地帷帳
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
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
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
入盜今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

賜以几杖羣臣表盡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繼致刑措嗚乎仁哉

漢武帝紀贊論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二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二初立卓然三黜四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五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六百神紹周號令文章煥焉可述七後嗣得八過洪業而有九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六

異姓諸侯王表論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籍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間偪於戎狄嚮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

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或作而裂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古今人表論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乎孔子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尚與之為善則行鮫謹堯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可于萃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云

司馬遷傳論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明可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揚雄傳論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

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
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器如是實好古而樂道
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
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歲
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
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
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
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
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
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離所連及便收不請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

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
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竒字雄不知
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
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
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轡
說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二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
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
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
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

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者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重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班固傳論

宋范曄詩宗五首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文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覺豐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誠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不正在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日睫也

王仲傳論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夫略歸乎寧固根抵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穀欽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難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

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美
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
居晦回沉於曩時興戈陳阻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
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
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派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
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也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
楚楚衣服戒在窮奢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歛威峻罰
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
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與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
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二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
致猛政之褻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

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
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
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
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
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
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
略可得而言與

周黃徐姜傳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
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

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
邇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
石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
引救敝之政宜流於長世
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
功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

或然或語孔子稱遽伯玉邦
而懷也然周舍之端君子之
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

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寤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
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
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
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如始疑作蒙嘉命且喜且
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
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
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
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救吏常給焉仲叔恠而問之知乃
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
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
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

廣武聞恁名節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之以病不至求
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
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
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
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
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
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
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侯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
苟而已哉益詭時密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

而載之

左雄周黃傳論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埒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

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騁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朝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

容其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衣闕朱穆劉陶獻替在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黨錮傳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

民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詳或作計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照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圓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及及漢祖仗劔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或作域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

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
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
僞終篡國祚忠義之流耻見緜緜遂乃榮華丘壑其足
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
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四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
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情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
聲互相題拂品覆公卿裁量執政倖直之風於斯行矣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
儉之徒清心忘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蠶吾
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
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一家賓客互相機揣遂各樹朋徒漸
成仇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
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
暄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書諾
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
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
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
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
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議徒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
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

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
成弟子牢條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
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
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
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
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
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或作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
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
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
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

之所宗也李膺荀爽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
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
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
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
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
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
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言上書言儉與同鄉二十四
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
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
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踈或作薛敦
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黨而儉

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
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
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
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
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
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
關亦懼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
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
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
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
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

異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乖典
訓之文有繆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
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疆言於帝曰
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
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
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
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
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
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毋班附袁紹傳王
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

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史述贊

五帝紀贊

司馬遷 九首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

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周紀贊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社一作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二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秦始皇紀贊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鄠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

形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怙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

時變者也紀季以鄒春秋不名五音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漢高祖紀贊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楚元王世家贊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老莊申韓傳贊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
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
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屈原賈生傳贊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
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文惟屈
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
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馬相如傳贊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
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
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
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
者著于篇

述文紀贊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
不收孥宮不新館浚不崇棗我德如屮
刑清登我漢道

述宣紀贊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

燿威靈龍荒慕朔莫不來庭不顯祖烈

述藝文志贊

伏犧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
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六經既為
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
以別爰著目錄畧序洪烈

述蕭曹傳贊

倚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
制脩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民用作歌化
宗臣是謂相國

述匈奴傳贊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
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鄠鄠大漢初定匈奴彊盛圍我
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
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
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

述西域傳贊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
遠其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妣妣公主迺女烏孫使命
乃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
六脩奉朝貢各以其職

明帝紀贊

范曄四首

顯宗不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久察姦勝備章朝物省
薄墳陵永懷廢典下身導道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
帝績增光文考

鄧冠傳贊

元侯淵謨迺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勳成智隱靜
其如愚子翼守溫蕭公是埒繫兵轉食以集鴻列誅文
屈賈有剛有折

崔駟傳贊

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建新耻絜摧志求容永矣長岑干
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沉瑗不言祿亦離冤辱于真
持論感起昏俗

鄭孔荀或傳贊

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特偏揮金僚朋北海天逸音
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或之
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政迹疑心一

廣文選卷第四十六

廣文選卷第四十七

傳上廣

伯夷傳

司馬遷 六首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
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
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
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
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
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
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
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
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
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
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
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
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

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
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
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
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
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
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於後世哉

莊子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為梁惠王齊宣
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
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
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
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剗剗儒墨雖當
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予
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
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
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
快吾志焉

孟子傳

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
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
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
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
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

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
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
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
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
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
閑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
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
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
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
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

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迺
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
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
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
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
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
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
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
行敝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
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

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飴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譽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昔靡
不竟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適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紕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

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
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
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
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
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
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音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
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
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捲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
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
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
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

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
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
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
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
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
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
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
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醑何故懷瑾握瑜而

自今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末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刈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有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笈兮雞雉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羗不知我所藏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唵恒悲兮末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

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
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
汨羅以死

循吏傳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立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
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洽世俗盛美政緩禁
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
得其所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
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
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
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

今市今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
車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
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柶乘
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
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
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利自得之也二去相
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
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

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
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
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土工女安所儺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
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
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
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
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
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
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
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

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司馬季主傳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

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
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
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
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
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為喜去不為恨
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
矣卑疵而前嫉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
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

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
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
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兇貉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
皇翔乎蘭芷芴蕪葉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
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然後言天地

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

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天卜者導惑教愚也

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

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愈女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千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東方朔傳

班固二首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

十二萬言九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嘗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
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
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
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今待詔公車奉祿未得省見久之朔
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懸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
官不能治民從軍繫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
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
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
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
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
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

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
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盆下射之皆不能中朔
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廼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
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瓜瓜善緣壁是非守
宮卽蜥蜴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
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
賜帛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
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
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
笑之言咄口無毛聲齶齶言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

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
廼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
蹇蹇者鳥哺穀也兀益高者鶴俛喙也舍人不服因曰
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諸語曰令壺齟
老柏塗伊優亞狝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
以盛也齟者齟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塗者漸如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吽牙者兩犬爭
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
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
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
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

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
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
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
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
常稱平陽侯且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
驚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
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

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徵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廼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仕傍進諫是日因奏秦階之事上

廼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父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言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

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親奉觴味死再拜上萬歲
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
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
神散而邪氣反鎔憂者莫若酒臣鉅所以上壽者明陛
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
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
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
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
董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歲隨母出入主家左
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

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
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
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
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
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
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
無宿宮又有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
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
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
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賣太主園
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

爲董君書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酒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在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

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肥人臣偃昧死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鞮劍客輻湊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鷄鞠之會用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前曰董偃有新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

思於六經留神於一筆馳騁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
導

麗為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
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
人主之大蠹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
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
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
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
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
止更置酒北宮引蕃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
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
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

賁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
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上為淫
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
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
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
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
敖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
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
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
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

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為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子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遽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尹為旄頭宋萬為式道候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見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

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閑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函蓋牙樹頰腋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脰久透蛇其迹行步偻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知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細常至太中大夫後嘗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詎調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尚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詠諸辭數萬言然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

論朔之文辭此一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
皇太子生禱辟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獲八言七言上
下從公孫弘借車九劉向所錄朔書且是矣世所傳他
事皆非也

貨殖傳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
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
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
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
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黿鳥獸麋鹿或作蒲材幹噐械之
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麻枲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

節少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且網不布於
壟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或作隊旣順時而取物
然猶山不摧槩澤不伐天鰥魚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順
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
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
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
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噐以爲
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
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
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壟朝夕從事
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
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
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
侯刻楠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
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
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栢文之後禮誼大壞
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
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
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

國者為王公圉

與禦

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

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
粟而貧者衽褐不完嗆叔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
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
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
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
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
故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遂報疆吳刷會稽之耻范蠡歎曰計然
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廟

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鷓夷子皮之陶為朱公以為
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
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
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
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
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
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
亢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
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
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蠃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
其償與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嬴比封君以時
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檀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
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

之爲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號牛千號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荻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

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塊漿千儋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鐘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蹏躑千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藥麴鹽豉千合鮐鱖千斤鰕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菜十種子貨金錢千貫節駟僉會賈三之廉賈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

卓氏曰此地陜薄吾聞嶧山之下沃壅下有跋鴟至死不飢民工作布易費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籌賈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民富垆卓氏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嘗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嘗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與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渝於媿查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蓋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頰有拾印有取蕢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間臨菑菑姓偉嘗五千萬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穀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貴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使能致十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嘗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梁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吏平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唯橋姚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亦千錢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必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祗盡諸田田牆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擊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頗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

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
張氏以賣醬而險多質氏以酒割而鼎食濁氏以胃脯
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
積累羸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開公擅山
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
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
富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
道也

郭太傳

范曄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
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

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
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
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
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宿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
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
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
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
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

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闔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効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殺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顏回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竒其異

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宰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
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饗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
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
也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顛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
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
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
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
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
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喜與人報讎爲郡縣所
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首遂改

節自勅後以列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
化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
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旣而鉅鹿孫威直亦至
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恠之不進而去林宗追
而謝之曰賈子厚誠貫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
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
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
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
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
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
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

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依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字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主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李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廣文選卷第四十七

廣文選卷第四十八

傳二

周黃徐姜申屠傳

范曄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德

羔幣聘燹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
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勲
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燹曰吾旣不能
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源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
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
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
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
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卽路慨
然耻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
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其後乃見草中有

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
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
鄉黨以爲儀表燹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
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
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
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
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
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

問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
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
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
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
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
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
府有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
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此吝將以道周
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隕然其處順淵
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

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
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
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
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
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
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
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閑京兆
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權登三事協
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天祖帝乃以安車玄

縵備愷徵之並不主帝因問蕃曰徐穉表闕葦著孰為
先後蕃對曰閑生公族聞道新訓者長於三黜禮義
之俗所謂不沽自直不饒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
薄之域而用立傑出宜當為先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
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
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
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
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
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
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平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
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
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
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
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
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
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當共卧起及各娶妻
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
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
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

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
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
怪問其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
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
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
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
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
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
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
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闇豎夫何
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茲纁聘不就即拜太

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料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
行窳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刀口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
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丁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
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綏氏女
王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王以告外黃令梁配配
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
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
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
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

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
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
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
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
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子居臨
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
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
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
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
唯南郡一 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
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

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
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
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
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
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
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
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赦之或勸蟠救
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台罪如不用吾
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
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

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
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
於時則未也今賴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
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
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
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
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
五年復與爽玄及賴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
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
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
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

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
四終于家

諸葛亮傳

陳壽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
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
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
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
畊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賴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
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生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
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
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
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
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
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
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
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
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

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
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此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
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
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
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
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
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
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
張飛等不悅先主辭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
後妻之言愛少子琦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

術亮輒拒塞未甯處書琦曰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
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
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
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
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
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
曹公所追破獲庶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
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
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
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

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
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道
逃至此將軍量方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
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
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
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
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
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

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二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二郡調其賦稅以克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

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與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又勤苦著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曹家不造奉承

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

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

等以督歛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
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
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
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
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復丞相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
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
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
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
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
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十軍時年
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
不須噐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
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
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
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
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照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
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
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
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
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及辛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

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焉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佺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法竒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

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與造制度蔡恒典之初蔡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蔡為覆之碁者不信以杷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蔡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

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

難冀州表紹使典文章表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瑀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官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為令益曹掾屬瑀瑀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瑀轉為平原侯瑀子後為五官將文學瑀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瑀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

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彗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場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璩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

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樵郡嵇康文
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
中下邳栢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
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
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
諸軍事封列侯

王弼傳

何劭

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
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
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
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

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
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
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其斯人者可與言天人
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旣用賈充裴秀朱整
又議用弼時丁謚與晏爭衡致書曰臣王黎於昔爽爽用
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唯明間爽爲屏左右而弼
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出之時爽專朝政黨與
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名高尋亦無幾時病亡爽用王
忱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人歎恨弼在臺旣淺事
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橫爲
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王才卓出當其所得莫

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之藝投壺其論道賦會又
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也頗以所長笑人故
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合其論議以校練爲家然
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
鍾會學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
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
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
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賴
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
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
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

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
下之量雖已定乎胃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
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
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
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
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
是恨黎與弼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
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
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大人先生傳

阮籍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

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
或謂之閒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
手中耳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
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為家運
去勢墮然獨存自以為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
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
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為
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着帷故終不以為事而
極意乎異方竒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
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
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

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則一作抱鼓動
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
慄慄束身脩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
之遺訓嘆唐虞之道德唯法是脩唯禮是剋手執珪璧
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閭長
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
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
上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
禍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
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
恐世之嘆一作先生而非之也行為世所笑身無由自

達則可謂耻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爲世俗之所笑
吾爲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道然而嘆一作假
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
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
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未固非世
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
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
山蹈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
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土
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脩行磬折抱鼓李
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

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
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裯之中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
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裯褊自以爲得繩
墨也飢則嚙人自以爲無窮食也然炎立火流焦邑滅
都群虱死於裯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
異夫虱之處裯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近福堅無
窮已亦觀夫陽鳥遊於塵外而鷦鷯戲於蓬艾小大固
不相及汝又何以爲若君子聞於余乎且近者夏喪於
商周播之劉耿薄爲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
相酬厥居未定他人也一作有汝之茅土將誰與又是
以主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亦

情乎世繫重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為
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
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
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
不盈亡不為天存不為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
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
迫畏强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
保身脩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
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
偽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
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

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
矜馳此以奏除故循音作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
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
歸則死敗無所仇竒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
目不改視耳相易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
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竟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
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
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
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
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此非汝
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

術耳而乃目以爲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
飄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爲友朝食湯谷夕飲西海將變
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故不通於自
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
先生旣申若言天下之喜竒者異之忼愾者高之其不
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道虛偽之名莫識其真弗達
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
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
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適暗乎有宗或作扶搖之野有
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爲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
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末技遺華並

興豺虎貪虐群物無辜以害爲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
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爲儔不若與木石爲鄰安期
逃乎蓬山角李潛乎丹水一作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
而適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
死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
者齊顏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畜塵傾雪
蓋以蔽明倚瑤廂而徘徊揔衆轡而安行顧而謂之
曰秦初貞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
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爲門微道而以
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
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適則成徜徉足以舒其

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客至人無主
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
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彼而好我
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
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
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迫死子之所好何
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
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
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
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迴乎迥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
嘆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

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
於身伏以俟時孫則足以擒龐睢折脇而乃休百里困
而相羸牙旣老而芻周旣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
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姦盛色崇
靡麗鑿南山以爲闕表東海以爲門門萬室而不絕圖
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盛惟山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
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成山囿曬木曾未及成林而荆
棘已藜乎阿房時代存而山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
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山窮達詎可知耶且聖人
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山無爲用不以人物爲事
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山以爲辱得不自以爲

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枝零無窮之死猶一朝之
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没不周方朞月
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
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 昔貴後仰間貧賤何必
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在 十封東陵兮一旦為布
衣枝葉托根抵死生同盛衰得 心從命升失勢與時墮
寒暑代征邁兮變化更相推禍 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
推茲由斯負新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
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 星辰震兮日月墮我騰
而上將何懷衣弗襲而服美 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
兮誰識吾常遂去而遐浮肆 雲華興氣蒸徜徉回翔兮

漭漭之外建長星以為旗兮擊雷霆之礧礧開不周而

出車兮出

一作步

九野之夷秦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

而迴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釋

或作釋

前者

而弗修兮馳蒙間而遠迤棄世務之衆為兮何細事之

足賴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

兮召所來使緩風板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

躍潛飄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

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

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冥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

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代邁四

時奔而相迤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

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逝兮歷寥廓而
遐迤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一作于途
彼迤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忽
會酬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屬
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神超遙遙茫茫
心往而忘反慮大而志於局或作粵大人微而弗復兮揚
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
之迤鴨兮服太清之淑真合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
若神華姿燁呂俱發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髮
兮曜紅顏而自新時暖睫而將逝兮風飄颻而振衣雲
氣解而霧離兮靄奔散而末歸心惘惘而遙思兮眇迴

目而弗晞揚清風以爲旛兮翼旋軫而友衍騰炎陽而
出疆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葦收秉而先
戈勾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無儔而
獨立倚瑤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呂爲行
兮又何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旂靄樂遊兮出天外太
人先生被髮飛髮衣方離之衣繞故陽之帶含竒芝嚼
甘華喻浮霧冷霄霞興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
乎崑崙之西遺轡墮策流眄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
爾若忘慨然而嘆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
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爲貴夫
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

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乎
太始之前覽乎忽莫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
舒飄颻於四運翻翱翔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沆瀣而
靡拘細行不足以爲毀聖賢不足以爲譽變化移易與
神明扶廓無外以爲宅周宇宙以爲廬強八維而處安
據制物以求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
齊德不與湯武並功土許不足以爲匹陽丘豈能與比
縱天地且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
以揚聲躡元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
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
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蹶楚挈趙而蹈秦不滿一朝而

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飾以余觀
之將焉存乎於茲先生乃去之紛決奔軌沕洋汙行溢
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迫覽焉則有逍遙以末年無存
忽合散而上臻霍分離蕩瀆洋洋颺用一作雲浮達
於搖光在馳騫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
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
大道之所存莫陽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
足以自隆登其嵩高天而遙觀浴太始之和風測逍遙以
遠道遵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
濛鴻而遠跡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而
無聲下脩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來太清乎敖翔崔

鬼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水若陵寒傷人陰
陽失位日月墮地垢石裂林木摧大冷陽疑寒傷懷陽
和微弱隆陰幽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噏不通寒傷裂
氣并代動變如神寒倡熱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
精專一用意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
霧凌天恣所經往來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
且皆死我獨生真人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道
樂所之真人遊太階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颼颼登
黃山出栖遁江河清洛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人來惟
樂哉時世易好樂墮真人去與天回及未央延年壽獨
敖世望我何時反赴湯湯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
莫知其所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
之至真也鸚鵡不踰濟洛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
曾不通區域又况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
天地為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
哀也哉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
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
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
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

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
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及及於富貴味其言茲
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歎葛天
氏之民歎

陶潛傳

沈約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
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
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
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成參
軍謂親朋曰聊欲茲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
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

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
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
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
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
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
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
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
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
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
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
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

以奇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
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
上葛巾漉酒每還復者之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
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
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于
夏言曰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
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安求壽夭未無外請故邪吾年過
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
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辭世使汝幼而飢寒耳當

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
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
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
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
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
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
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
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
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賴
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

子沒齒濟北元雅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
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又
為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妙德先生傳

宋袁粲景倩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踈懶無所營
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
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
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雖揚子
寂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

廣文選卷第四十八

